



内心之声

警告的低语

作者：DELILAH S. DAWSON

故事

DELILAH S. DAWSON

插图

OGNJEN SPORIN

编辑

CHLOE FRABONI, ERIC GERON

剧情顾问

COURTNEY CHAVEZ, SEAN COPELAND

创意顾问

STEVE AGUILAR, RAPHAEL AHAD, ELY CANNON,
STEVE DANUSER, CHRIS METZEN,
STACEY PHILLIPS, KOREY REGAN

制作

BRIANNE MESSINA, AMBER PROUE-THIBODEAU,
CARLOS RENTA

设计

COREY PETERSCHMIDT,
JESSICA RODRIGUEZ



© 2024 Blizzard Entertainment, Inc. Blizzard和Blizzard Entertainment
标志是暴雪娱乐公司在美国或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午后的阳光透过头顶深红色的树叶，奥蕾莉亚·风行者正走在通往银月城的小路上。要是在往昔，在那段更加快乐的时光里，她可能会选择飞行，或者用传送门直接传入，但现在，她只能小心翼翼地靠近，就像靠近一头沉睡的野兽，后者醒来就会大发雷霆。曾经她守卫过这些城墙，守护过这些人。可现在呢？

现在对许多人来说，她就是危险的源头。

可笑的是，她曾面对过最可怕的怪物、恶魔和部落中最卑劣的敌人，而在这里，想到要通过一扇简单的大门，她心中就充满了恐惧。

转身离开吧。这里都是敌人。所有人都憎恨你。

奥蕾莉亚无视了这些低语。当话语是如此愚蠢时，要无视并不困难。

她的靴子继续支持她前行。她的使命不能被自己的恐惧所阻挡，更不能被她与虚空的联系所阻挠。最近，卡德加把她叫到了达拉然，让她去调查一个名为幽暗之心的东西。那是伊律迪孔在亚贝鲁斯发现的物体，并被交给了所谓的“先驱”。即便如卡德加这样充满智慧，也会有许多不知道的事情；无论如何，奥蕾莉亚早已习惯于根据模糊的报告采取行动，然后很快揭露这个新威胁背后的意义，并最终解决危机。

不过她得先解决一件更让她担心的事。

她必须和她的儿子阿拉托尔好好谈谈。



奥蕾莉亚无视了这些低语。
当话语是如此愚蠢时，
要无视并不困难。

无论即将发生什么，无论幽暗之心预示着什么，她都必须警告阿拉托尔远离它。尽管他们的关系疏远，尽管她为了远离暴风城而把时间都花在了裂隙之中，只是不断地执行任务。但她只能期望儿子愿意听她的话。就这样，她站在她儿子称之为家的城市的大门前，看着一个熟悉的身影向她走来。

“奥蕾莉亚·风行者，你忘了你已经被禁止进入银月城了吗？”

“洛瑟玛，”她的答复并没有给他想要的尊敬。她的视线落在他闪闪发光的盔甲上。“你被降职成守卫了吗？这种琐碎的任务似乎不符合奎尔萨拉斯摄政王的身份。”

他扬起了长长的白色眉毛。“当出现需要我注意的重大威胁时，我就得亲自出马。”“我可不是什么威胁，老朋友。至少如果你觉得我是威胁，就不会邀请我参加你的婚礼了。不是说你的婚礼平淡无奇——但也不能说毫无威胁。我都没机会尝尝那块精致的薰衣草蛋糕。”

“如果你还想吃的话，我可以给你找一位烘焙师。”洛瑟玛打开了一扇门，面色阴沉地站在那里。“你为什么要来这里，奥蕾莉亚？”

城市在他的身后闪耀着光芒，微微发光的白墙配上红瓦的屋顶和镀金的窗框，阳光照耀在窗户上发出阵阵反光。即使经过天灾肆虐和重建之后，这里出现了细微的差别，但她对这里依然是如此熟悉。一个她一生都熟悉的地方。一个她一生都不再受欢迎的地方。

“我是来见我儿子的。我马上要动身去完成一项任务，所以我想和他道个别。”

“确实是一个跨进门槛的好理由。但是记住，奥蕾莉亚。你受欢迎的期限——如果这也称得上‘欢迎’的话——仅限太阳还照耀着银月城的这段时间。一旦夜幕降临，你必须离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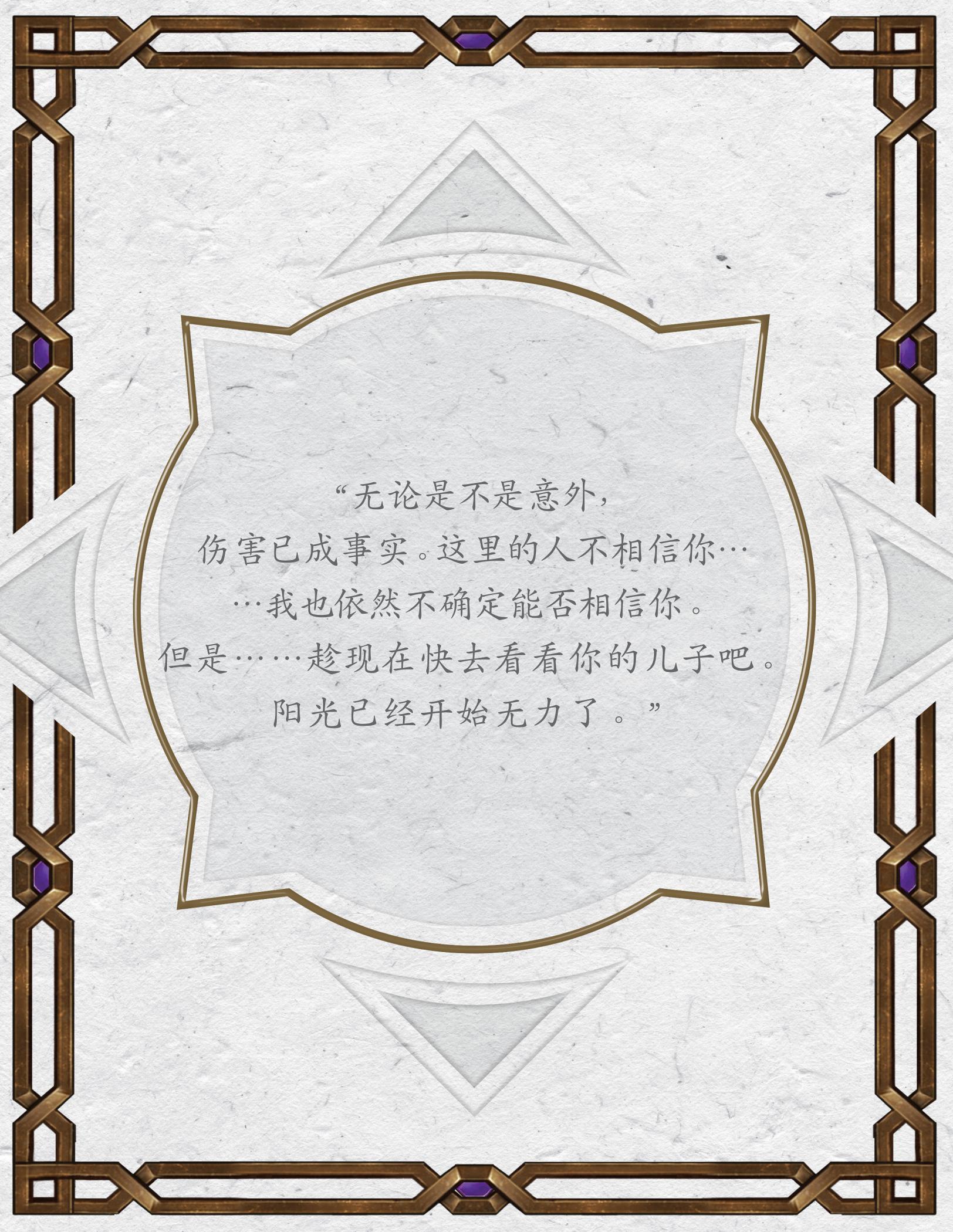
她能参加洛瑟玛在苏拉玛举行的婚礼也是基于同样的条件。即使作为银月城的前游侠队长和英雄，她也知道，如果她的停留超过了期限，这座城市会像对待所有敌人一样对待她。

奥蕾莉亚胸口一紧。“我不是敌人。你得明白，太阳井的事情是一次意外——”

洛瑟玛摆了摆手，打断了她的话；在艾泽拉斯，很少有人敢这么做。“无论是不是意外，伤害已成事实。这里的人不相信你……我也依然不确定能否相信你。但是……趁现在快去看看你的儿子吧。阳光已经开始无力了。”

快回到太阳之井，完成我们的仪式。

你不欠洛瑟玛什么。



“无论是不是意外，
伤害已成事实。这里的人不相信你…
…我也依然不确定能否相信你。
但是……趁现在快去看看你的儿子吧。
阳光已经开始无力了。”

夺回属于你的东西。毁灭他，夺取这个地方！

他向卫兵们做了个手势，让他们跟着她，然后便大步离开了。奥蕾莉亚捏紧了拳头，在手套里咯吱作响。她和洛瑟玛都没有错，而这正是她深恶痛绝的一点。她对破坏其族人文化的核心负有责任，但她当时确实不知道，只要自己靠近太阳井，她的虚空之力就会腐蚀太阳井的魔力。

在那个古老而神奇的泉眼面前，她的心灵先是得到了抚慰，就像经历了永恒的黑暗和暴雨之夜后，又站在阳光下一样。她感觉到力量涌入她的体内，让她充满了圣光之力——然后她自己仿佛变成了一个入口，虚空中的生物就像伤口流出的脓水一样喷涌而出。然后，她冒着生命危险对抗她所引发的灾祸。

但这并不足以结束她无意开始的一切。尽管她不愿承认，但在很多方面，她都对自己所珍爱的一切构成了威胁——所以她一直与自己所爱之人保持距离，她在拜访卡德加时也是这么解释的。

尽管如此，她在这里仍有牵挂，有新有旧，摄政王至少尊重了她的过往。

她无视了来自虚空和自己潜意识的低语，重新专注于自己的目标，即使洛瑟玛的卫兵在她周围散开，和她保持着距离。她不能自由行动，但这并没有改变什么。卫兵是为了阻止她伤害这座城市，不过这从来都不是她的本意。

银月城的街道正在重修，不过她感觉银靴之下依然如故，这里依然充满着魅力和魔力。小路两旁的树木树皮苍白，永远挂着橙色的枝叶，白色的大型立柱也在她记忆中的位置，高高地耸立在两侧。奥蕾莉亚熟悉这里的路，她走着走着，记忆就浮现上来，一层又一层，就像经过多次水洗堆积起来的水彩颜料。

走着走着，银月城居民的身影也越来越清晰，而他们的不安更是溢于言表。人们一看到她，纷纷退入敞开的门，消失在小巷里。窗户上出现了观望的面孔，他们竖着耳朵，然后又迅速地拉上了窗帘。

洛瑟玛说的没错。大家确实不相信她。而且似乎很害怕她。太阳井的事情肯定已经传开了，也许就像某种肮脏且具有破坏性的真菌一样，在传播中不断滋生。也有可能是因为她左臂上厚重的白银盔甲和那张从未离身的巨弓。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战士，平民对她的反应往往就像雄鹰的阴影下静止不动的兔子。

他们会轻易背叛你。就像你的真爱一样。

图拉扬厌恶你。

你的儿子也惧怕你。

释放他们惧怕的东西。摧毁他们。

摧毁所有卑微的害虫。掌控你的力量！

奥蕾莉亚加快了脚步。也许这里看起来还是老样子，但已经没有了家的感觉。实际上，她现在也不确定“家”对她到底意味着什么。

她漫步而过，木匠和泥瓦匠正在重建各种建筑，旁边建起了脚手架，她走向一排房屋，之前只是听阿拉托尔说过这个地方。虽然阿拉托尔已经长大成人，但在他身上，奥蕾莉亚仍然看到了当年自己在黑暗之门旅行时，在命运颠覆她的生活之前，交给姐姐温蕾萨的那个小哭包。从扭曲虚空返回之后，她一直与儿子保持着距离，担心她与虚空的联系会伤害到儿子。就这样，她和他的关系日渐疏远。

但是，随着她胸中的每一次心跳，她都渴望看到母子之情尽可能地得到修复，并向儿子传达她的警告：他需要安全地待在这座城市里，这座她孩提时代曾经走过、如今虽然残破但却依然值得珍惜的城市。她将一如既往地为了儿子的安全和他们共同的世界而战，而儿子也将继承她的希望，享受世界未来的和平。

最终，她站在了一扇血红色的门前。金色的门环做成了凤凰的形状，磨损的金属表明这里曾经欢迎访客。透过打开的窗户，她听到了一个能让她心跳加速、眼中放光的声音。她的爱人来这里做什么？就像一个优秀的游侠那样，她停顿片刻，观察战场上等待着她的是什么。

“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和你母亲是如何把雷象引入圣光军团的？”图拉扬说道。

“我们曾在德拉诺和它们合作过，我们都觉得它们的顽强、坚韧和智慧很适合成为坐骑。”

“我记得您好像提过。”

听到这个声音，听到其中细腻而深情的恼怒，奥蕾莉亚的心都融化了。

那是她的儿子。阿拉托尔。

曾经她的怀里抱着一个婴儿，满眼是泪地与他告别，她知道只有离开才能保证他的安全。

然后是一个手持宝剑的孩子，他认为战争无比伟大。

接着，一个男孩坐在白银之手骑士的肩上，仰望着英雄谷中他几乎不认识的母亲的雕像，感受着母亲温暖的爱意在光辉中照耀整个世界，并伸手去触摸母亲雕像的脸庞。

现在他也成为了白银之手的骑士。

他已经品尝了战争。

他成为了男子汉。

而且依然对她知之甚少——

她对他也是如此。

你永远不会了解他。他会将你视为怪物，叛徒。敌人。

“我们经历了太多伟大的冒险，”图拉扬笑着继续说道。

“您觉得她现在在哪儿？”她听到阿拉托尔在问。

这个问题让她感到不安。站在敞开的窗口听他们谈论雷象还算合理，但奥蕾莉亚不想偷听他们谈论自己。不仅是因为她可能会因为自己一声喘息或长叹而被发现，还因为她可能会听到一些自己很不想听到的话语。

“你知道我深爱着她，但是你的母亲……可不会任人掌控。”

她又愣住了，嘴角露出一丝微笑。“我知道您很想念她。”

“当然了。不过……”

然后她的微笑也很快就消失了。最近，她和图拉扬分开了一段时间，都专注于各自的工作。她去执行任务，图拉扬去参加议会会议。

“她觉得她会给我们带来危险，”阿拉托尔悲伤地说道。“您也是这么想的。”

看到了吧？他们就是惧怕你。

他们应该惧怕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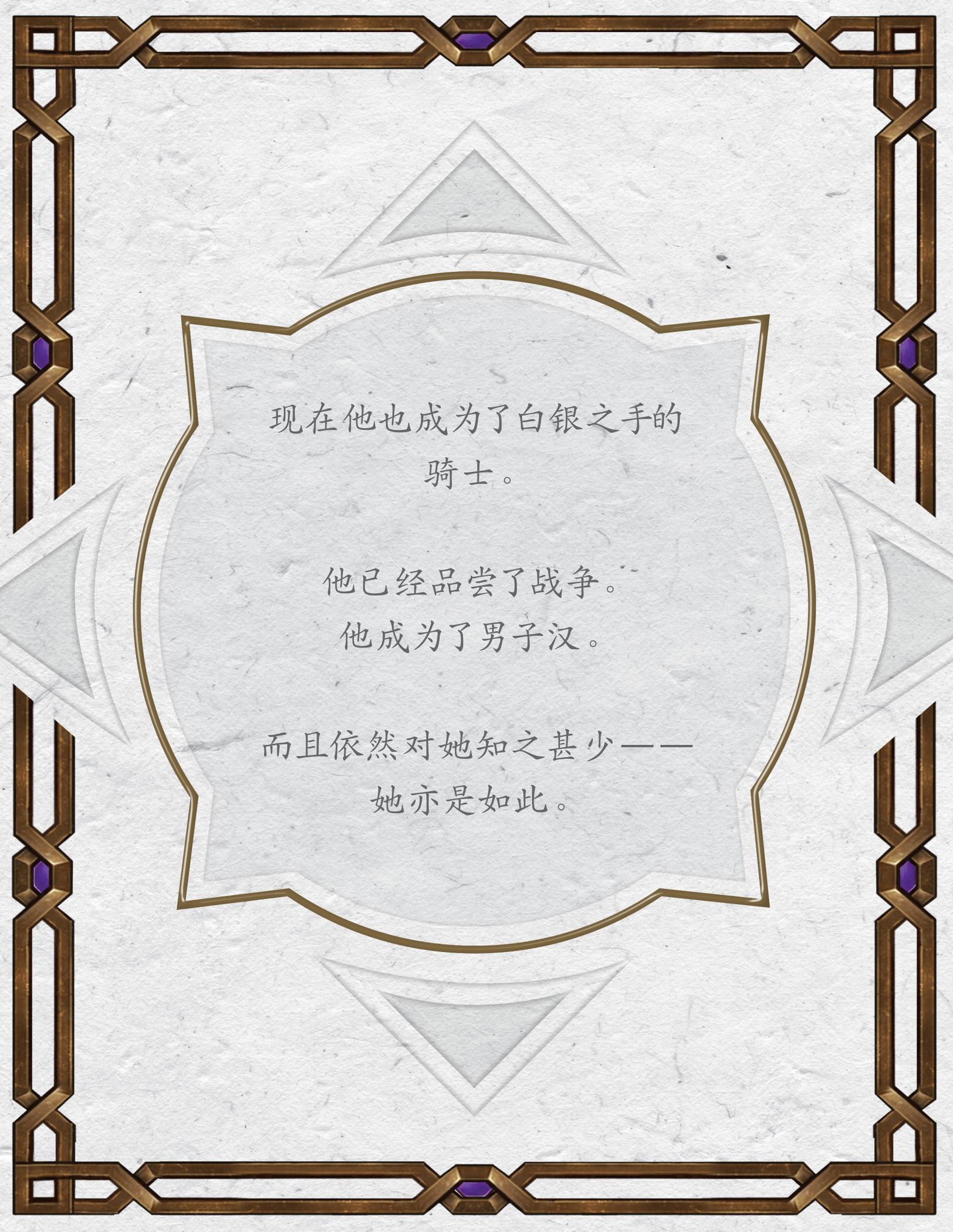
消灭他们。

奥蕾莉亚用手摸了摸门。她知道不能再这样偷听下去了。虽然她无法想象没有图拉扬的生活，但她知道图拉扬觉得她的虚空之力极为诡异，尽管他从未承认过，也可能永远不会承认。现在，她希望听到他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她自己也觉得这很奇怪，但这是横亘在两人之间的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彼此都无法跨越。

“想念，并不会让她回家。”图拉扬说道。“话说，我有没有和你说过只用幽兰喂出来的雷象可以产出——”

“塔拉多奶酪。您可以继续回避那个话题，但我想要知道真相。”

一阵气氛沉重的沉默。



现在他也成为了白银之手的
骑士。

他已经品尝了战争。
他成为了男子汉。

而且依然对她知之甚少——
她亦是如此。

“好吧，我想你有比奶酪更重要的事情要考虑。”

“我不是个孩子，父亲。这样并不会干扰到我。请您和我说说母亲的事吧。您很少说到她。”

又是一声叹息。

你憎恨图拉扬。他很软弱。

了结他。他只会带来痛苦。他永远不会明白。

你真正的力量在他之外。

“你的母亲是我一生的挚爱，而她……非常复杂。”

奥蕾莉亚再也听不下去了。她握住散发着夏日暖意的黄铜门环，眼睛望着天空，敲了三下门。此刻太阳还是金色的，但正迅速向地平线划去。很快，天空将褪入长春花和粉红的色彩，星星也将开始眨起眼睛。她没有自己需要的时间，所以她必须珍惜正在拥有的时光。

“你是在期待某人来敲门吗，儿子？”她听到图拉扬问。“也许是送了你一罐星花蜂蜜的风花姐妹？”

“父亲，别这样。我没有在期待谁，也没人需要我期待。我的心思都在我的骑士同伴们身上，而不是什么微不足道的暧昧。”

好像是长袍忽然勒紧了一样，这位人子突然变得喘不上气来，当阿拉托尔打开门时，他的脸颊粉红，显然是在竭力装出严肃的样子。

看到她完全是出乎意料。

他瞠目结舌，金色的眼睛里闪烁着希望的光芒。婴儿时期，这双眼睛和她的一样是绿色的，但在两人分别很久很久之后，它们的颜色也发生了变化。奥蕾莉亚并不介意这种变化，对她而言，他一直像太阳一样闪耀。

“母亲！”他边说边露出了惊讶的微笑。

“我的儿子。”她想拥抱他，可他身材魁梧，一身金色的盔甲，就像几个月前她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一样。于是她伸出一只手抚摸他的脸颊。“我真不敢相信自己会说，但是我的孩子，你需要好好刮刮胡子了。”

阿拉托尔笑了笑，退后几步，好让她可以进入房间。大门在她身后关上的那一刻，背后的窃窃私语变成了遥远的嗡嗡杂音。

她转向图拉扬，就像磁铁找到了真正的北方。过去几个月里他一点没变。在两人

共同相处的岁月里——跨越国度、世界和维度的几百年里——她一直觉得他很美。他身上新添的伤疤彰显了他的力量和坚韧，她能感受到他的魅力，尽管她在与之抗争。

“我的爱人，”他热情地说道，尽管还带着些警惕。

奥蕾莉亚再也无法抗拒。也许两人之间的关系很是奇怪，但每次分别，彼此都不知道是否还能再见面。

她想去拥抱他，但又停住了，两人之间短短的距离似乎变成了一道鸿沟。“我想你，”她低声说道。

“我也是。”

儿子看着，期待两人会拥抱，或者至少触碰彼此。可是都没有。

奥蕾莉亚能从图拉扬的眼中看到那份伤痛，能感受到彼此同样渴望沉溺于对方的温存，获得长久以来支撑彼此的慰藉。

“我来城里是为了和莉亚德琳商量些事情，并且希望保持低调，”图拉扬面露微笑继续说道。“你会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吗？还是和我一样只是逗留片刻？”

她凝视着他的眼睛，她想让他知道，要这么快就离开她并不开心。“你了解我的，我很快就要走了，去完成卡德加的一项任务。我本想在这里多陪陪你们，但洛瑟玛明确表示，银月城不欢迎我的到来。我必须在天黑前离开，否则他与我们曾有的情谊也将荡然无存。”

图拉扬点了点头。“我可以加入你的任务吗？”

她当然也考虑过。但她对虚空了解得越多，使用的虚空之力越多，这位圣骑士在她面前就越不自在。就像他说的，她是个复杂的生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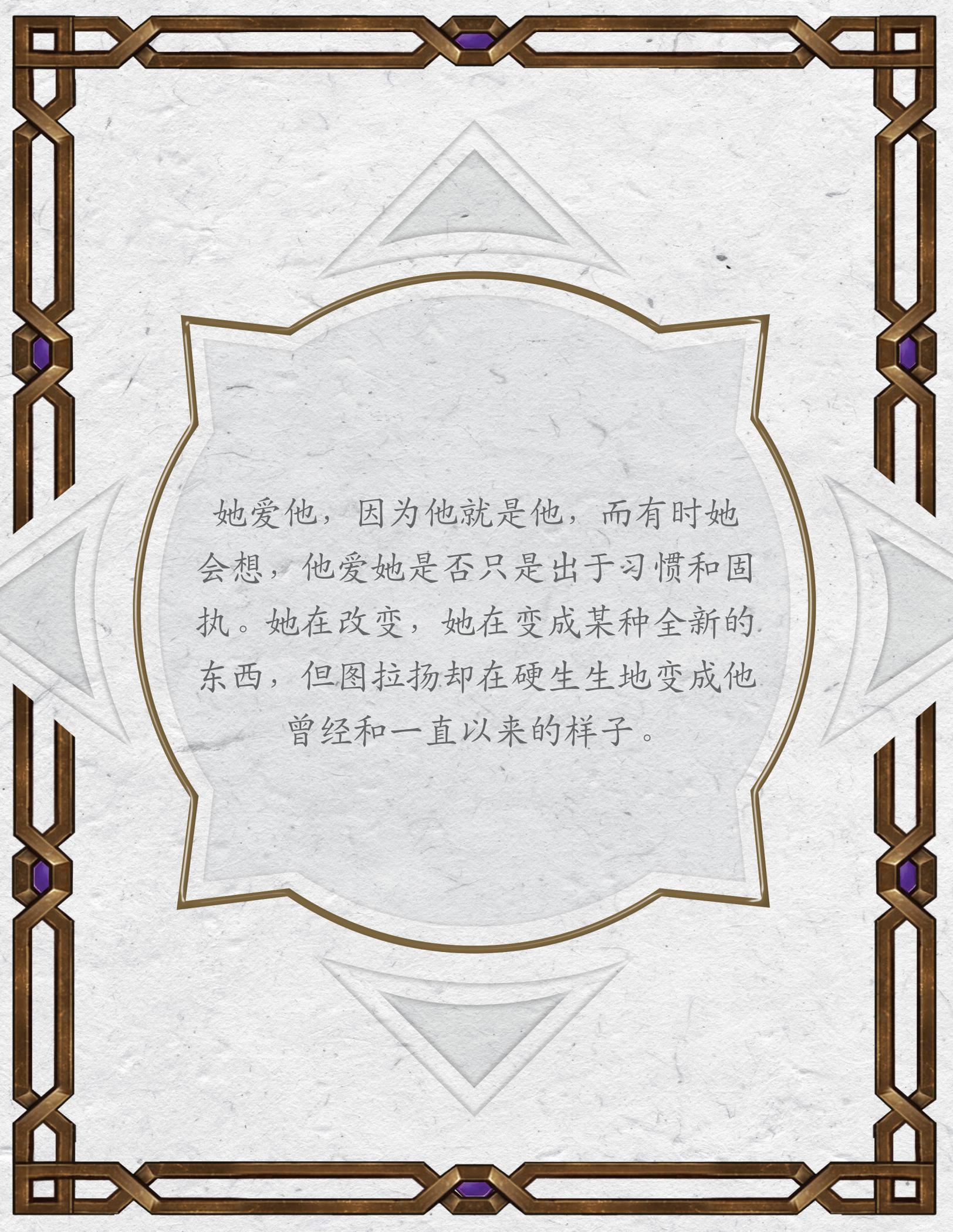
他永远不会接受你的真面目。

奥蕾莉亚知道，如果图拉扬能听到那些在她内心深处搅扰的声音，他要么会永远将她推离，要么会用余生去竭力修复她，而这两种可能性一样令人厌恶。她爱他，因为他就是他，而有时她会想，他爱她是否只是出于习惯和固执。她在改变，她在变成某种全新的东西，但图拉扬却在硬生生地变成他曾经和一直以来的样子。他不需要知道。

“这是我必须独自完成的任务，但在我动身之前，我的儿子可以和我一起散步。”她终于开了口。

“好主意。”图拉扬满怀希望。“你俩很定有许多事情要商量。”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在最好的时间段去看看银月城。我听说建筑师们的新建筑作品非常漂亮。”



她爱他，因为他就是他，而有时她会想，他爱她是否只是出于习惯和固执。她在改变，她在变成某种全新的东西，但图拉扬却在硬生生地变成他曾经和一直以来的样子。

阿拉托尔伸出手臂，但奥蕾莉亚并没有挽住，现在还没有。

“也许我们最好卸下盔甲，像个普通人那样混在人群里？”她说道，眼睛盯着他那硕大的肩铠。“我在来这里的路上，路人并不太喜欢我的武器。洛特玛的卫兵也是如此。”儿子看向图拉扬征求意见，这让她隐隐有些恼火。

“去装成普通人吧，”他笑着说。“假装成一个享受下午的普通人。战争不会在下一个小时爆发的。”

“如您所愿。”阿拉托尔开始解开沉重的肩铠，奥蕾莉亚则把自己的护甲和武器都塞进一个魔法袋。卸下重担之后，她感觉自己轻盈而敏捷，同时相信自己仍有足够的资源和技能来应对任何威胁。

真是奇怪，她暗想，一位母亲想带着儿子在午后散步，却希望能全副武装。

更奇怪的是，她自己就被认为是这里最大的威胁。

许多人认为风行者家族全都是天生的战士，但事实并非如此。奥蕾莉亚的父亲和哥哥就很少拿起剑和弓。银月城的一些人仍然过着这样的生活，他们认为城墙足以保证城市的安全。当然，他们错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奥蕾莉亚不会梦想回到那样的时代，她可以看到儿子在峡谷中翩翩起舞，或用笛子吹奏欢快的旋律。艾泽拉斯和她的孩子们理应享有和平，而奥蕾莉亚在一千年的时光里，大部分时间都在徒劳地追逐和平。

阿拉托尔还在继续卸甲，图拉扬则走近她，再次报以微笑。“你的……旅行怎么样？”他问道。

“很好，”她回答。“暴风城的情况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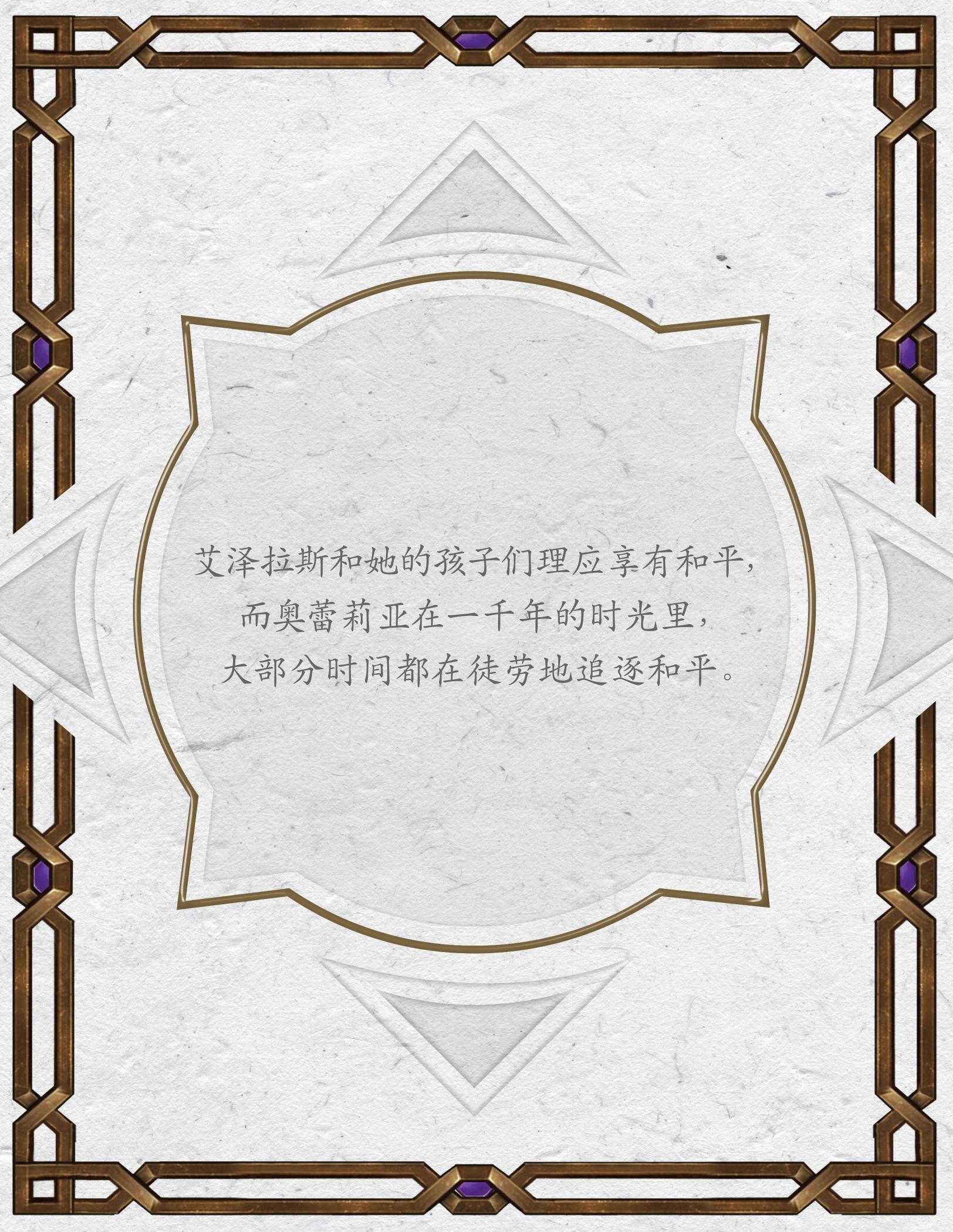
“老样子。”

“银月城呢？格里福斯还在做糖丝吗？布拉森还是个乏味又八卦的贵族吗？”

“说实话，我们都太忙了，根本无暇顾及这些娱乐，但我希望你在散步时能看到他们。”说到这里，她也对他报以微笑，但却带着一丝忧伤。

他的微笑里也有悲伤。他向阿拉托尔招招手。“快点，儿子。去享受阳光吧。我嘴笨，无法说服你母亲回暴风城住一段时间，但也许你能说动她。我们一家团聚该多好啊。”

但奥蕾莉亚能感觉到这句真话中包裹着谎言。诚然这是一个令人向往的想法，但现实中的三个人并不真正了解或理解对方，只能尴尬地交谈，等待着下一场战争的爆发。图拉扬可能希望这位年轻的圣骑士可以把他的母亲带回家，但事实上，奥蕾莉亚要做的正是说服她的儿子。



艾泽拉斯和她的孩子们理应享有和平，
而奥蕾莉亚在一千年的时光里，
大部分时间都在徒劳地追逐和平。

阿拉托尔卸下所有盔甲之后，奥蕾莉亚看着眼前穿着朴素黑袍的儿子，不禁感到一阵自豪。他将她的轻盈敏捷与图拉扬的矫健力量结合在一起，威严的姿态和亲切的微笑更显风采。这一次当他伸出手臂时，她挽住了。他便护送她走出屋子。

她回头看了图拉扬一眼，只见他挥挥手，用嘴型说着：“我爱你。”

“是的，爱。”她也用嘴型回应。令人无比悲伤的是，她发现自己越来越善于离开他，而不是与他团聚。两人的目光对视了很久，他们之间传递的不是一个句子或一首诗，甚至不是一部巨著，而是整个图书馆里都未曾言说的情感。她有太多的话想说，却不知如何开口。有那么多话永远无法说出口。他的眼神在恳求她回家，但他不会要求她做出那样的牺牲。他的渴望牵动着她的灵魂，但最后她不得不把目光移开。

下次吧。

下次吧，他们会说出心里话。

下次吧，也许她会留下来。

她和他一样讨厌现在这样。

但如果他们不分道扬镳，各自为战，世界就会因此终结，一切都会不复存在，他们也将无处重聚。因此，责任永远高于爱情；他明白这一点，这也是她当初爱他的原因之一。

当奥蕾莉亚把注意力转移到阿拉托尔身上时，她在他的脸上看到了类似的东西——爱意、失落、渴望。他看到了父母之间眼神的交换，见证了一个亲密而复杂的时刻，而现在他却不得不把目光移开。

“您选了个好日子，”他清了清嗓子说道。

外面正是最美好的光景。温暖的阳光仿佛融化的黄油，穿过沙沙作响的树叶，炽热的黄铜色和深红色将所有的金色点缀得熠熠生辉。薰衣草色的影子在鹅卵石上晃动，爬上了新漆成白色的建筑物的侧面。尽管奥蕾莉亚对洛瑟玛颇为气恼，但她还是能欣赏到这里的美丽和格调，在这里还是能感受到一些家的氛围，即使这种归属感还伴随着飞速流逝的时间。

“我们被跟踪了，”阿拉托尔小声说道。

她扫了一眼警戒的卫兵。“这是我能进城的条件。别担心。”

那我就假装只有我们两个人吧，尽管有人陪同。”阿拉托尔抬头看了看太阳，他卷起了袖子，奥蕾莉亚惊讶地看到他前臂上的纹身。

“你什么时候纹的？”她问道，并直接地摸了摸缠绕在他手腕上的一条黑龙。而

在他的另一只手臂上，这条黑龙还有一条阳光的双胞胎，完美对称地卷曲着。一边是暗，一边是光。

阿拉托尔羞怯地低下头，试图把袖子拉回原位。“噢，我……呃……”

“你父亲也许会在意这个，但我不介意。它们很好看。”

他放松下来，卷起两只袖子，伸出手臂，让她欣赏这件作品。

“是个很厉害的人给我纹的。”他咧嘴一笑。

“是的。我认得这种风格。”她也回以一笑。她喜欢这种小小的叛逆。这证明即使他不是她抚养长大的，但他至少继承了她性格中的某些方面。“一点点反叛精神有益心灵。”她补充道。

有那么一瞬间，他们仿佛有了一些共同点，有了一个可以让他们开始建设美好生活的立足之处。也许对阿拉托尔来说，这只是相视一笑和一些纹身的墨水，但奥蕾莉亚知道，她将永远铭记那一刻。

但是这一刻不会是永久。他们身后的一名卫兵咳嗽了一声，她突然感觉两人好像正在舞台上扮演着母子的角色。

“您要和我说什么？”阿拉托尔问道，他的语气又恢复了礼貌，仿佛她是一个陌生人，而不是他的母亲。

嗯，也不奇怪吧？毕竟她两者都是。

“我想知道我儿子怎么样了。”她温柔地看着他，一想到他正昂首阔步地踏入一场他们可能无法打赢的战争，她的心就揪紧了。她指了指前方。“我们边走边说吧，或许可以在城里转一圈，然后逛逛集市？”

他笑了笑，带着她向前走去。“有时候我都忘了您了解这个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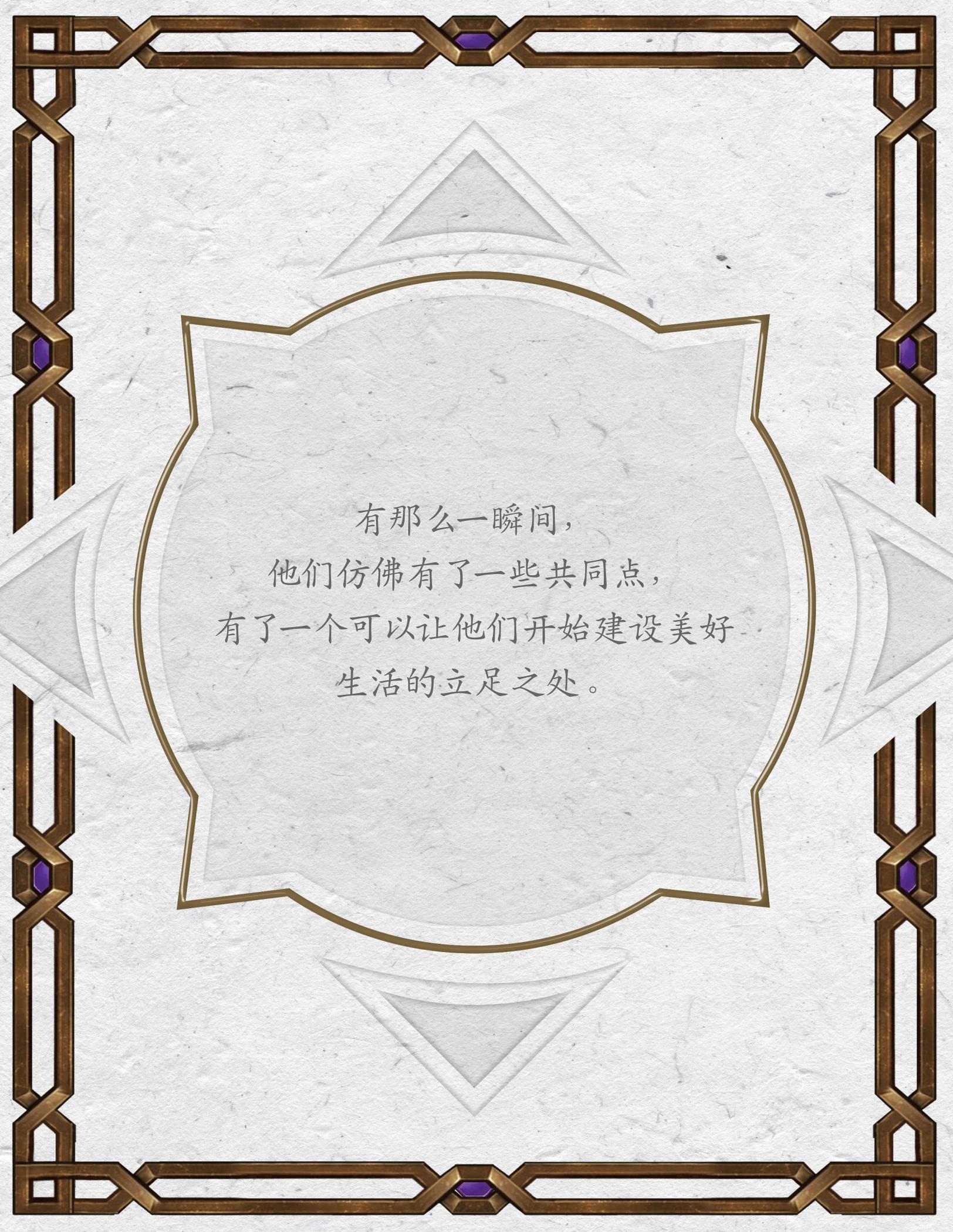
“我确实了解这里——但那是以前。也许你不知道，那时候我还是奎尔萨拉斯的游侠队长。”因为她也无法确定儿子对自己的过去了解多少。

“父亲和我说过一点您的过往。”阿拉托尔是如此谨慎、如此正式地选择他的用词。“最重要的是，他谈到了你是一位强大的领袖和娴熟的战士。”

“这确实是他会重视的某些方面。”

“他——”他停住了，还在斟酌用词。奥蕾莉亚很难如此缓慢地散步，她更习惯于大步流星地快走，即便不是直接奔向危险之地。

他们正走在长者步道，这里是城市中繁华整洁的地段，有一些旅行者一边还在找路，



有那么一瞬间，
他们仿佛有了一些共同点，
有了一个可以让他们开始建设美好
生活的立足之处。

一边欣赏着辉煌的建筑。金色的树木在头顶摇曳，盆栽植物成群结队地漂浮在空中，小路上微风拂面，给人一种无忧无虑的感觉。烤肉和新鲜面包的香味从旅店“旅者的梦乡”飘散出来，奥蕾莉亚想起了很久以前在那里品尝过美味的炖羊肉。和图拉扬一起。那时候惬意得多。

“你和你父亲关系不好吗？”她温柔地问道。“曾经我和母亲的关系也很紧张，她希望我成为别人，而我年轻的时候脾气又暴躁，不过我们和解了，然后就……”现在是奥蕾莉亚停下来了。

阿拉托尔由温蕾萨抚养长大，他当然知道后面的故事，知道风行者家族的大部分人都变成了什么样子。她没必要翻出这些陈年往事，他俩在一起的时间已经寥寥无几。

“发生了战争，”他替她说完，语气里满是阴郁。他摇了摇头。“不，不是那样的，没有那么严重。父亲有很多东西要教我，他在圣光和战斗方面的经验非常宝贵，但是……该怎么说呢？有时候我真的很想和普通人图拉扬——像父子一样一起去钓鱼，而不是在圣光军团大主教图拉扬检查我的磨刀石时，和他一起打磨我的宝剑。”见她没有马上说话，他赶忙补充道：“我非常敬重他，真的。他是我的英雄。只是……”

“你先知道他是一位英雄，才知道他是你的父亲，而且这种情况无法轻易逆转。”

他如释重负地点点头。“正是如此。我们有很多共同点，但我常常觉得他更多地时把我当成一项任务……而不是儿子。”

前面有一家人，正在小贩的推车边买糕点。母亲的怀里抱着一个婴儿，父亲牵着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的手，那孩子兴奋地说着他最喜欢的口味。奥蕾莉亚看着眼前的儿子，很难想象他曾经那么幼小，那么天真无邪。由于圣光的缘故，她只是在那些年里，在很远很远的地方看到过他。她从未握过他黏糊糊的小手，不知道他最喜欢吃什么口味的糕点。

“那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她难过地说道，一只手环绕着自己的翡翠项链。“真的很艰难，把你送到温蕾萨的怀里。我知道我会错过所有温柔的时刻，但我知道如果我不离开，就没有人还能再体验这样的温馨，因为整个世界都会变成焦炭。那时候你还那么小。那是我人生最艰难的抉择。”

“我知道您在寻求救赎，”阿拉托尔声音低沉地说道。“温蕾萨姨妈把我抚养长大，她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有些东西是她给不了的。”他抬起头看着她，眼中充满了好奇。“我不否认，当我孤独悲伤，想要寻求您的安慰时，我在圣光中找到了您。也正是如此，我接受了它的召唤，献身于它的事业。”

阿拉托尔在一栋破败的房子前停下，转身看向她。这个地方很久以前曾落入天灾之手，现在才开始重建；一堵建了一半的墙壁旁堆着新的石块，有人正在一处缺口的两边培育两棵新栽的树苗，而这处缺口之后会重新装上一扇红漆的大门。

曾经有一家人住在这里。他们被赶了出去——或者更糟。而如今，银月城的人们聚集在一起，他们重建银月城，很快这里就会留下新的记忆。

破碎的东西是可以修复的，奥蕾莉亚心想，看着儿子肩膀宽阔的高大影子在墙上被拉得更长。只要有希望，就有治愈的可能。

“我祈祷你能感觉到，”她承认。“有的时候，我可以透过圣光看到你的脸，我很心痛，因为我不能像一位母亲那样拥抱你。有的时候，我仿佛感觉到你在为我哭泣，而我也伸出了手，希望你知道我是爱你的。就好像我的心中一直有一根弦，无论距离有多远，都一直连着你的心。一切都联系在一起，就像光明与黑暗。完美的平衡。”她看着他双臂上盘绕的两条长龙。

“温蕾萨姨妈也曾和我说过类似的话。她说永远不要怀疑您的爱，要相信您永远不会选择离开我，您是一个伟大的英雄，整个世界都要依靠您。我一直不明白，直到有一天……”他的手握成了拳头。“您，我，父亲。我们都肩负着别人没有的责任和使命。我第一次受召上了战场以后，就终于开始理解您了。”

一片黑影从头顶掠过，奥蕾莉亚抬头一看，发现一只金色的龙鹰划过天空，很可能是背着一位旅行者前往逐日岛。它尖锐的叫声回荡在耳边，阿拉托尔也抬起头，用手遮住眼睛，露出了微笑。

“我很高兴能被理解，”奥蕾莉亚说道，感到喉咙里一阵疼痛，“即便我知道我和你父亲的所作所为，并不能得到彻底的原谅……”

你是个怪物。这个孩子永远不会理解你，永远看不到你的真面目。屈服吧。虚空了解你。虚空欢迎你。屈服吧。成为真正的自己。

“——但我感激你的体谅。希望有朝一日艾泽拉斯能够安全无恙，我们能够朝夕相处，直到你厌倦了我的陪伴。”

然后是一阵沮丧的笑声。“也许有一天会是如此。也许在另一个世界，情况会有所不同。但这是我们唯一拥有的世界，我们都在全力为之奋斗，不计代价。”

他们离开新建的建筑，进入皇家贸易区。这里每隔一段距离就贴心地摆放着镶金的长椅，拍卖行和银行门口的人群赶在关门前排起了长队，他们不耐烦地用脚尖敲打着地面，

嘀咕着漫长的等待时间。

奥蕾莉亚的脉搏加快了，太阳就要下山了，她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们走到远行者广场时，彼此都沉默不语。在这里，弓箭手们整齐地排成一排，准确无误地射中他们的目标，而附近的骑兵则在练习如何骑乘陆行鸟，后者紫色的羽毛在垂暮的阳光下闪闪发光。

“你不战斗的时候会做什么？”奥蕾莉亚问道。

阿拉托尔挠了挠邈邈的下巴。“和这些战士一样，我也和战友们切磋技艺。我还致力于研究圣光。”

“那你有没有……”说到这个话题难免有些尴尬。“遇到特别的人？”

他看向别处，满脸通红。“母亲，别说这个了。我是仆人。我是战士。我已经献身于别处，又能为别人提供怎样的生活？”

“总会有空间留给爱的，我的儿子……”她戛然而止，觉得自己虚伪得无以复加。

幸好他并没有责怪她。“我已经拥有了所需要的一切。我在这里有自己的生活。”

他确实如此。而她对此一无所知。

你对他一无所知。他为什么要听你的？为什么要爱你？

你对他来说什么也不是。

“至少，”阿拉托尔说，“我在这里有自己的使命。”

他会战斗，然后失败。

让他加入我们的事业。

他们现在来到了逐日王庭，站在一大片泉水前，泉里有巨大的鱼类和优雅的辛多雷，清澈湛蓝的泉水与高大庄严的日怒之塔遥相呼应，带来了某种平静又富有韵律的美感。洛瑟玛就在那座宏伟宫殿的某处，可能正从众多的圆顶或阳台的某处向下张望，等待着奥蕾莉亚超出时限，迎接他士兵们的怒火。

逗留的时间已经到了。

“听我说，我的儿子。要出事了，”她压低声音说道，两人拐了个弯，两边墙壁挨得更近，阴影也更暗了。这样附近就没人了，但仍然遍布耳目，卫兵应该也在两人身后不远处。“卡德加告诉我已经出现了迹象，”她继续用沙哑的声音说道。“预兆。我正在追逐的神器预示着新的危险，一个潜伏在暗处的敌人。战斗即将来临，作为你的母亲和这里的

前游侠队长，我必须请求你：不要参加战斗。”

阿拉托尔半道停下了脚步，眉头紧皱。“您不是开玩笑吧。”

他怀疑你。

他憎恨你。

“我从来都不是幽默的人。我只想让你远离战场，过上平静的生活。所以我把你交给了温蕾萨。所以我很久以前就告诉你，那场战争并没有荣耀。守护艾泽拉斯是我的使命。不需要你来承担。”

她儿子眼中的温情一瞬即逝；他变成了符合他年纪的样子，变成了一个在战场上成长起来的硬汉。“听我说，母亲。您可能不那么了解我，但您肯定知道我绝不会放弃我的职责。我绝不会推卸责任，把风险留给我的同胞骑士。您能想象战争发生时，父亲安然地坐在家中吗？他会怎么做——织织袜子、唱唱歌，假装世界美好又安全，而其他人却因为没有他的保护而横死街头？”他摇了摇头，转过身去不再看她，又拉下袖子遮住了手上的纹身。“您觉得我没有资格吗？”

奥蕾莉亚走过来面对着他。“正因为我知道你有资格，所以我才劝你不要战斗。活着，才能重建这个世界。我看过那么多人倒下，不想你也如此。放眼整个艾泽拉斯，放眼任何宇宙的任何世界，我什么都不怕，只怕失去你。”

他不愿与她对视；他的目光绕过了她，超越了她，只在寻找自己。“也许……我不是您可以失去的。当您把我交给温蕾萨的时候，您就已经放弃了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的所有权。和您一样，我也属于这份事业，即使您听了会感到痛心。”

他会伤害你，反反复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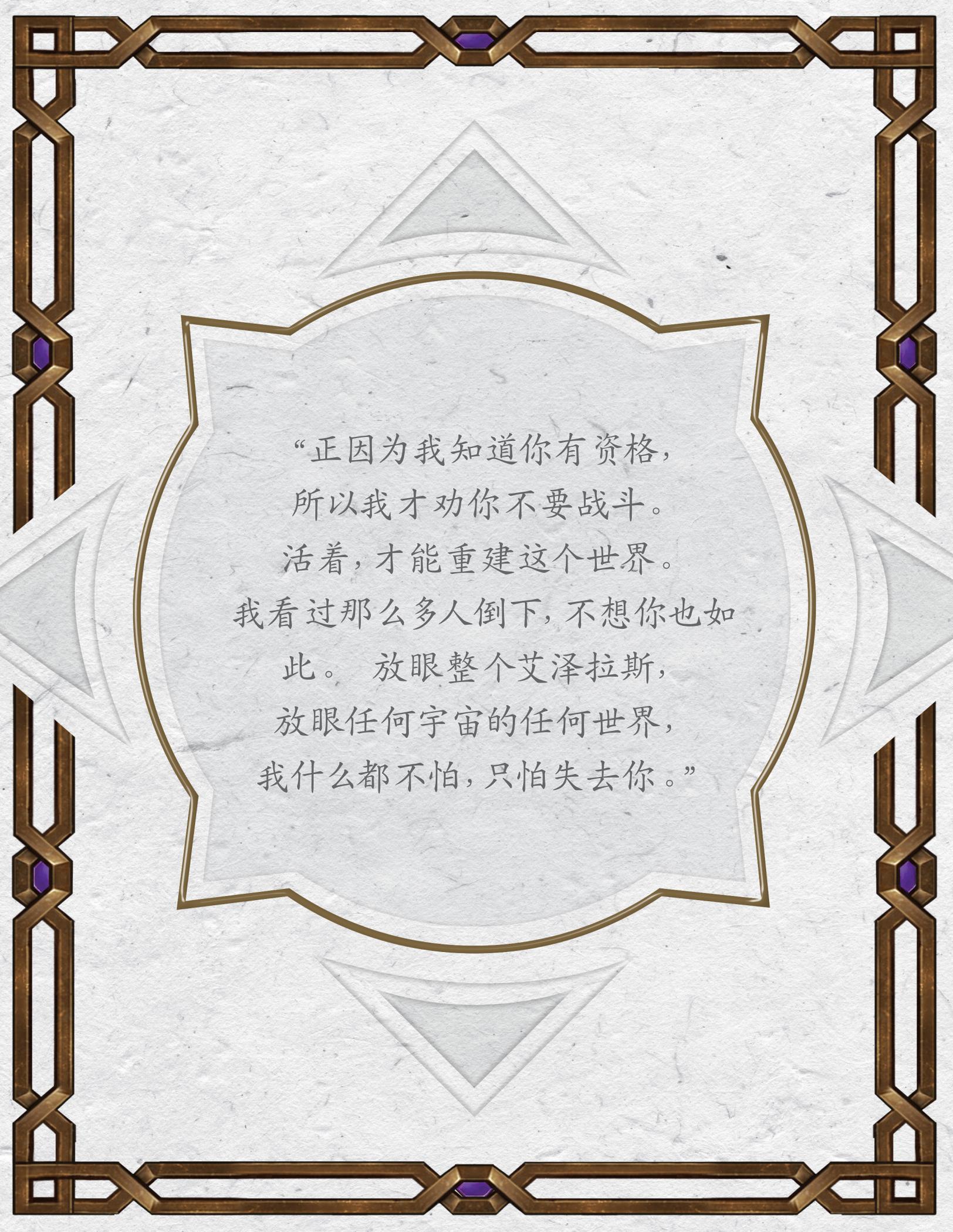
虚空中没有痛苦。

摒弃血肉吧。

超越肉体凡胎。

“痛心也值得，”奥蕾莉亚低声说道。“看到你还活着，长大成人，在这个从废墟中重建的世界中占据一席之地，已经是一份恩赐。我无法赞同你的决定——这不是我对你的期望，也不是我的选择——但我为你骄傲，我的儿子。”

他短暂地闭上了眼睛，嘴角露出了一抹微笑。“奇怪，有时候您远在天边，我反而会感觉和您更加亲近，不过现在……我又感受到了那份亲近。就像那天在英雄谷一样。”他再次睁开金色的眼睛，用手捋了捋闪耀着太阳光芒的长发，然后继续向前走去。



“正因为我知道你有资格，
所以才劝你不要战斗。
活着，才能重建这个世界。
我看过那么多人倒下，不想你也如
此。放眼整个艾泽拉斯，
放眼任何宇宙的任何世界，
我什么都不怕，只怕失去你。”

他们绕过一个拐角，站在集市前的院子里，小贩们已经开始收摊打烊，大家都提着满满的篮子和袋子匆匆走过，踏上了回家的路。在附近的两个拱门之间，矗立着凯尔萨斯·逐日者的雕像。时间刚刚好，此时卫兵出现了，他们提醒奥蕾莉亚，那些威胁太阳井的人不会在这里受到长久的欢迎。

奥蕾莉亚无视了他们。他指向了天空。“看呐，那是图拉扬之锤。好像他在呼唤我们回家吃饭了。”

奥蕾莉亚凝视着那个星座，微弱的星光开始在靛蓝的天空中闪烁。如果她不赶紧离开银月城，事态就要变得难看了。她宁愿不要再面对洛瑟玛，尤其是在自己儿子面前。两人几乎达成了共识，她也不希望在他面前像罪犯一样被责骂着押送出去。

“他也许是在召唤你。就像我的使命在召唤我。你能送我去城门吗？”

阿拉托尔再次伸出手臂，她犹豫了片刻，还是挽住了它。这种讽刺的场面把她逗乐了。在他需要有人牵着手学走路的时候，她一直不在他身边，而现在却是他在领着她。

她的宝贝。现在已经是男子汉了。

“你确定我没办法说服你待在家里吗？和某个风花姐妹成亲，然后养育一个未来的烘焙师或者酒馆老板？让孩子继承风行者的姓氏？”

阿拉托尔叹了口气。“我们刚刚才找到了共同点……”

“我们的共同点就是战斗。但不同的是，我没有选择，而你有。”

他抽回了手臂，盯着她。“我也没有，我很遗憾您没有看出来。这一点也是我们的共同点。倔强。我们都没有选择拒绝那份召唤，无论会付出怎样的代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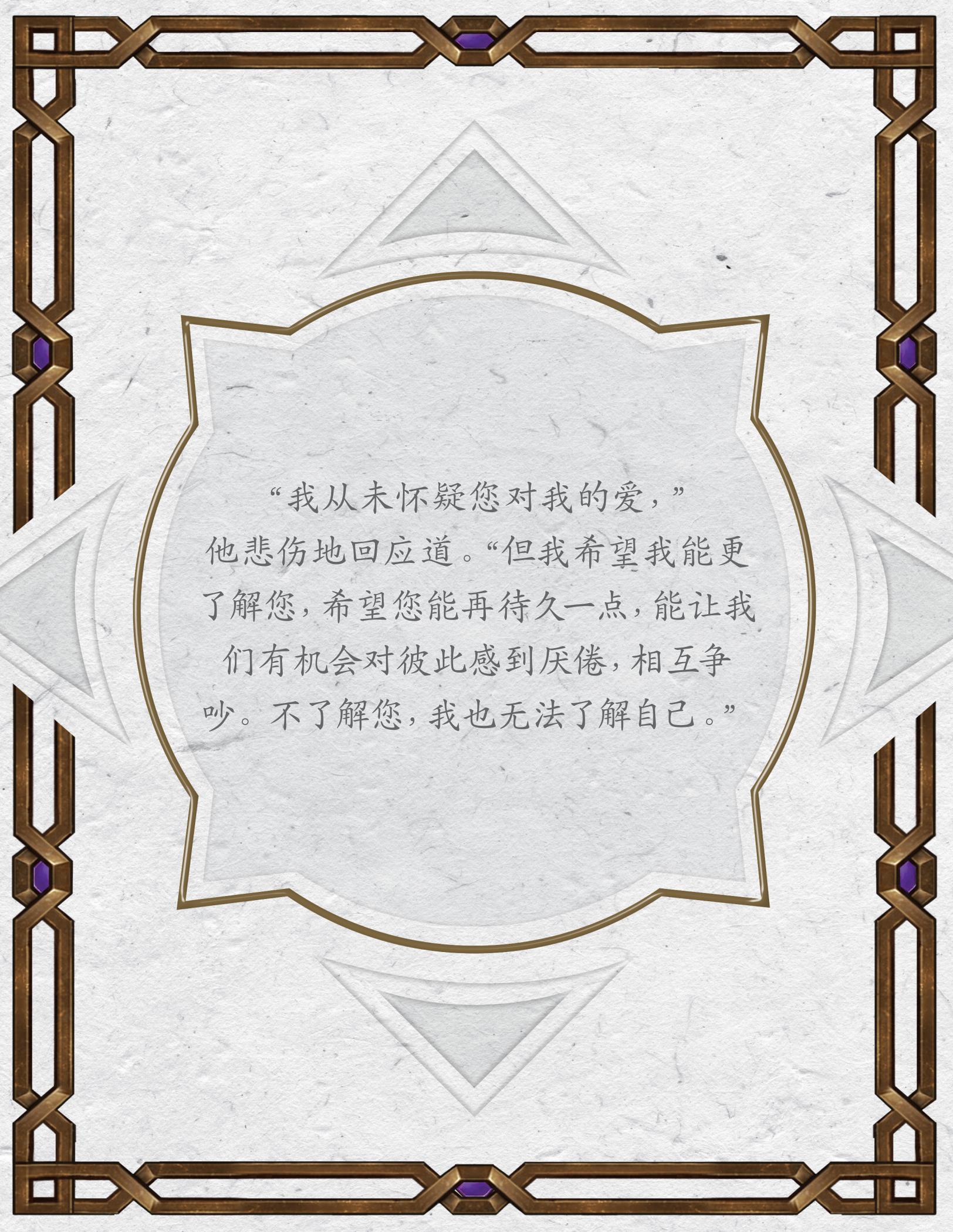
两人并肩走着，奥蕾莉亚能感觉到儿子的不安。在与图拉扬争论她和虚空交流的问题之后，她能一次又一次地从图拉扬身上感受到同样的沉重。他们之间有一道巨大的鸿沟。要是她能接近他们，她的男人们，那该有多好。要是他们能接受真正的她——

况且阿拉托尔想要的不正是这些吗？

“你有力量来保护你的世界，所以你必须像我一样战斗。但你要知道，我永远不会希望你这样，”她说道。“母亲总是想保护她的孩子。”

“我从未怀疑您对我的爱，”他悲伤地回应道。“但我希望我能更了解您，希望您能再待久一点，能让我们有机会对彼此感到厌倦，相互争吵。不了解您，我也无法了解自己。”

“了解自己是一辈子的事，”她承认。“而我已经为此努力了很久很久。改变是生命的一部分，但爱你是我唯一的不变。”



“我从未怀疑您对我的爱，”
他悲伤地回应道。“但我希望我能更
了解您，希望您能再待久一点，能让
我们有机会对彼此感到厌倦，相互争
吵。不了解您，我也无法了解自己。”

当他们接近大门时，她的脚步慢了下来。守候已久的卫兵紧紧地盯着她，手里紧握着武器，身后还有布阵的士兵，组成了一道人墙。

“阿拉托尔骑士，”一位卫兵点头说道。

阿拉托尔做了个手势，两人便通过了城门。

一出城门，奥蕾莉亚感到一阵轻松；她履行了自己的那部分诺言，这一刻她又不受受到城墙内任何人的掣肘了。她迅速从魔法袋中取出了盔甲，如释重负地呼出一口气，终于可以再次承受盔甲的重量了。她的盔甲，就像那虚空的低语一样，已经成为她内在的一部分，有了它，她反而更加自在。

阿拉托尔也能感觉到这种变化。“圣光保佑您，母亲，”他郑重地说道，丝毫没有之前的温情。“愿您的任务硕果累累。”

“我宁愿去证明这么紧急的任务不过是空穴来风，但我接受你的美好祝愿，我的儿子。”

她看了他很久，而他走上前去。两人僵硬地拥抱在一起，奥蕾莉亚想起了那种感觉，怀胎许久，梦想着见到那个在她肚子里翻江倒海的新生命。她希望自己还能像那样去保护他，用自己的身体去保护他，让他远离这个世界的一切恐怖。但他现在的个头比她还高，成为了一个敢作敢当的男子汉，也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现在她能做的就是支持。

她真希望能永远抱着他。“再见，阿拉托尔。”

他后退站定。“愿圣光为您的任务提供指引，母亲。”

她知道他还在生她的气，但她看得出他还是舍不得她离开。

阿拉托尔转身再次穿过大门，奥蕾莉亚带着深情的微笑看着他。他走起路的样子真像个战士，双肩挺拔，步态松弛而优雅。

他会离开你的。他厌恶你，憎恨你的一切。他庆幸终于摆脱了你。

奥蕾莉亚叹了口气。

这次拜访本来可以更顺利——不过也有可能更糟糕。

她也怀疑他会不会听她的话，但她还是得说出自己的心声。至少现在他知道了她的感受，那是她多年来一直憋在心里的感受，也希望有一天彼此能坦诚相见。他们是同一类人。正如她必须找到幽暗之心，即使这意味着要再次离开她的家人；而他也必须投入到接下来的战斗中，即使这意味着要让他的母亲失望。

他会战死沙场。他会失败。你辜负了他。

这不是奥蕾莉亚第一次离开自己的家人，她怀疑这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她只能寄希望于下一次踏进阿拉托尔的家门时，能带来胜利的喜讯，并铲除威胁艾泽拉斯的一切邪恶。也许那时洛瑟玛会以对待英雄的方式来欢迎她，图拉扬会说出他的心声，阿拉托尔会和心仪之人过上安定的生活，而奥蕾莉亚也可以和家人团聚，吃一顿简单的饭菜，不用谈论即将到来的末日。

永远不可能。你已经改变。你已经不同往昔。他们永远不会理解你。他们根本不想理解你。你不需要他们，他们不想要你，你必须——

“住口！”她怒吼道。“你今天的谎言已经够多了。让我好好享受这一刻吧。”

好在这一次，那低语声彻底偃旗息鼓。她知道这不会维持多久，但也许虚空也明白，在这个问题上，她是不会动摇的。

她爱她的家人，她想给他们最好的，而现在这样就足够了。也许她的儿子并不了解她……但他想要了解她，光这一点已经弥足珍贵。

那座城市在她身后闪闪发光，亮起了明亮的水晶和欢快的火焰，但奥蕾莉亚·风行者又一次走入了黑暗，孤身一人，一如既往。不过这一次，驱使她前进的并不是暴力。

而是希望。

关于作者

DELILAH S. DAWSON 是《纽约时报》的畅销作家，著有《星球大战：法玛斯》、《星战裁判官：红刃崛起》、《银河边缘：黑峰》、《暴力》、《绽放》、《我的》、《营地恐慌》、《Hit》系列、《Blud》系列、原创漫画《女士城堡》、《雀鹰》、《星星猪》，以及《暗影》系列（笔名为Lila Bowen）。她还与Kevin Hearne共同创作了《佩尔的故事》。她目前与家人定居于佐治亚州。